



赤胆忠心

王火 刘談夫著



赤胆忠心

——紅色游击队長節振國的故事

王火、劉談夫著

江熒繪圖

工人出版社

1957年·北京

赤 胆 忠 心

王 火、刘毅夫著

江 焱 繪 圖

*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發售處許可證字第009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9,000字 印张:4 4/16 印数:1—35,000

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統一書號:11007·51

定價:16·0·34元

內容提要

节振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冀东的民族英雄。他本来是一个矿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参加过当时开滦煤矿的大罢工及武陵暴动。在群众的支持下，他冲出鬼没地同日寇、汉奸作斗争，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敌人听见他的名字就心惊胆寒，给他起了“白脸狼”的绰号。他在坚持冀东敌后游击战争中，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位共产党员的英勇机智事迹和优秀品质，是使人不能忘记的。

封面设计 江 燊

告　　讀　　者

节振国烈士牺牲已經十七年了，但是他却始終活在冀东人民的心里。在唐山、丰潤、灤县等地，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全知道他。

他本来是开灤赵各庄煤矿的一个支柱工，在党的領導、教育下，后来成了威震冀东的一位抗日民族英雄。日本侵略者为了污蔑他，把他叫做“白臉狼”，悬賞兩千元捉拿他。可是，他在群众支持下，成为一个神出鬼沒的人物，不断地打击敌人。他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害怕的一个紅色游击队長，在坚持冀东敌后游击战中，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

書中所用的材料，我們曾尽力作了核对。可是由于年代隔得較久，中間經過战乱变革，当年和节振国烈士一起作战的同志大半都已牺牲；而且众口紛纭，許多事情核对起来十分困难。因此，我們在写的时候，也容納了一些当地流传的傳說，个別人的姓名也作了些改动。

最初，有人告訴我們：节振国烈士是一个有勇無謀的魯莽人物。但是，經過深入采访以后，我們發現他不仅英勇，而且机智。也有人強調地向我們指出：节振国烈士是一个“夏伯陽”式性格的人，但对証了許多素材，訪問了許多同他

相处过的人，我們發現他的性格同夏伯陽迥然不同。我們將这种看法征求了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吳德同志的意見（吳德同志当年是冀东党的負責人之一），也征求了其他一些同志的意見。他們都証实了这种看法。因此，我們並沒有如有些傳說所形容的那样，把他写成一个与原来模样不符的人物。

我們的写作水平有限，自知很难把这本書写得生动而有感染力，但是我們感到有責任把烈士的不朽經歷記錄下來，讓大家學習他的优良品質。而且，节振国烈士本身的事迹，就是富于傳奇色彩和故事性的。因此我們才敢把这部不成熟的作品獻給广大的工人讀者。

在收集本書素材的过程中，得到許多有关單位的支持，也得到了节振国烈士的家屬、战友以及他当年的上級負責同志和一同做过工的同志們的帮助。在此特向他們致深切的謝意。

作　　者

1957年7月

目 录

告讀者

前夜	1
五矿大罢工	10
脱险	20
寻找党	32
大暴动	42
重回赵各庄	51
劫后	60
风雨良霄	69
除害	75
凹子地入党	85
春之曲	94
汉奸末路	103
威震冀东	111
金庄之战	119
尾声	126

前夜

北方的三月，依然是隆冬景象，春天的温暖还迟迟不肯降临。

天，铁青着脸压在头顶上，使人心情沉重。聚居在赵各庄*的一万多个矿工，已经习惯这种寒冷、灰暗的天气了。他们按时穿着又髒又破的窑衣，戴着积聚着黑垢的藤帽去上班。多少年来，井下不断发生事故，不知夺去了多少工人的生命。虽然矿工们像奴隶似地劳动，可是穷得连窝头稀米粥还吃不上。在井下，死一条骡子资本家折价六十元，死一个工人，却只给二十元。除了英国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工人们还要忍受着包工大掌柜的盘剥和奴役。生活的折磨使得矿工们变得粗犷、豪放；他们的心底里压抑着痛苦、仇恨和愤怒。当有导火线被点燃的时候，风暴就雷霆万钧地席卷了这兒整片的土地。

这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

二十九岁的支柱工节振国从井下上来，因为支柱背得多了，背上有些酸痛。这两天正是春寒料峭，小北风轻轻地

* 当时开煤有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溝五个煤矿。

刮来，冷得透骨。他紧一紧系在棉衣外的腰带，挺了挺腰，迈开稳健的步子向东走去。

他矮墩墩的个子，长得十分结实。风微微吹动着他
头髮，隐藏在他那两条濃黑的眉毛下的两只深沉而好看的眼睛，由于在矿下呆得久了，上来被风一吹，就酸痛得有点难受。他眯起眼来，顺着街边笔直地跨着大步。

他是到胡志发家去的。

早晨，在下井前，胡志发找到了节振国，机灵地轻轻在他耳边说：

“老节，今天下了班到我家来谈谈。”

他意会到一定有什么要紧事。所以上井以后，尽管还空着肚子，他却急匆匆地就先往胡志发家跑。

老胡是河北大名人，光杆一条，在靠近天主堂附近的地方租了一间破破爛爛的后屋居住。他是井下的挖煤工，比节振国大几岁年纪，要是不認識他的人，看着他那种慢吞吞、多話不说的样子，总会觉得这人没什么能耐。可是，实际上这个黑黑瘦瘦的挖煤工，却是一个挺不簡單的人。

他沒有在节振国面前暴露过自己是共产党员，可是节振国却肯定他一定是共产党员。节振国一直把他当作老大哥看待。

这些天来，矿上正在醞釀罢工。大名帮的工人常常同老胡一块商量問題。节振国是一个見义勇为的人，群众关系好，矿上跟他一条心的工人很多。同他接近的人，都要他带头罢工。今天老胡找他去，节振国推測一定同罢工的事

有关。

到了胡志發的家，节振国推门走进去。

屋里黃烟味很重，油灯上一顆豆大的灯火放出黃光。老胡正盤腿坐在炕上；炕上还有一个不認識的人，正在細細低語。

这不認識的人約摸三十上下年紀，黑圓臉，高大的个子，兩個眼睛看起人来挺銳利，正在叭噠叭噠地抽一个小烟袋。胡志發看見节振国来了，沉着而高兴地点点头：

“老节，你来了，上炕坐。”說着，他就介紹說：“老周，这就是节振国。”

这个老周，挺深沉，一举一动都不慌不忙。他微笑着，跟节振国打招呼，讓出地方給节振国坐。

在談話中，节振国了解到老周是由唐山来的，名叫周文彬。周文彬同节振国一見如故，他們很快就热烈地談起了罢工的事。

胡志發拿出放在炕口烤熟的白薯給周文彬和节振国当晚飯。他們邊吃邊談，听着老周从工人的痛苦談到当前的形勢。

“赵各庄矿罢工的条件已經成熟，首先是要做好團結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組織起来。赵各庄一罢工，开灤的其他四个矿也一定会跟着动。”周文彬在慢慢地分析情况，“現在日本帝国主义跟英帝国主义有矛盾，日本人想夺取英国人在开灤的利益；包工大櫃跟开灤資本家也有矛盾，矿方打算取消包工大櫃好直接向工人进行剥削和奴役；同时矿方增設

了井下牌子房*，包工大櫃就不能吃黑工。就連商人吧，也跟矿局有矛盾，矿局要办消費合作社，这就会夺去了商人的生意。所以这次罢工，我們可以很好地利用各种矛盾，使得日本鬼子不干涉，使包工大櫃和商人也支持工人，讓斗争取得胜利！”

周文彬的話打动了节振国，他覺得周文彬就像“三国演义”上的諸葛亮，在打仗前会神机妙算，能有条有理地分析敌情。听见周文彬分析了情况以后，他忍不住插嘴說：

“这次咱們矿上‘劳資接洽处’的人，像刘青山他們，也在嚷着說要出头跟矿方办交涉了！”

“劳資接洽处”的那些人，本来都是国民党员。敌伪勢力伸展到冀东以后，这些人銷声匿迹起来，工人也沒把他們放在心上。現在这批人却又露头了。胡志發不由得哼了一声說：

“这批家伙表現得这样热心，还不是为了想在罢工中捞些好处！”

周文彬点点头，安静地說：

“老胡的話說得对，不过，現在国民党跟日本鬼子之間也存在着矛盾，我們也要看到这种矛盾。”

* 一九三八年开滦五矿大罢工，导火线是开滦矿方設立井下牌子房，防止工人在井上拿了牌子不下井或提前上井。实行这种办法以后，工人领牌交牌要排好几个鐘头的队，而且不能打連班。工人对这种無理的制度感到十分愤怒，曾自發地把牌子房砸了，以后就开始了大罢工。

外邊天色墨黑，屋內燈光昏黃。一個罷工的計劃逐漸醞釀、形成着……

約摸九点多鐘的時候，周文彬站起來要走。雖然相識不久，他和節振國互相已經感到信任。節振國對被他信任的人總是表現得那麼熱情，他堅持着要送周文彬出庄口。周文彬沒有拒絕。胡志發沒有送，只輕輕叮囑節振國出去時小心。

節振國陪周文彬走了出來，周文彬大約是怕人注意，低頭匆匆走着，老是跟節振國離開几步，保持一定的距離，直到出了庄口，左右沒有人了，他才同節振國走在一起。分手的時候，他緊握着節振國的手，懇切有力地說：

“老節，我聽說八路軍的部隊快挺進到冀東來抗日了，這以後，咱們冀東的局面會不同的！我們這些有血性的男子漢得團結起來，為了大伙的利益，好好干！你在工人里有威信，希望你好好利用這條件。”

周文彬的眼睛里洋溢着感情，節振國沒有作聲，但是他兩只手緊握住周文彬的手搖了幾下，勁使得特別大，等於向周文彬表达了他的決心與勇氣。

他看着周文彬向林西矿的方向走去，高大的身影逐漸隱沒在夜色中，心里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他微喟了一聲，轉身正要回去，出乎意外地看到在他身后的一疊土牆旁邊，有一個瘦長的小伙子迎着他走來。他仔細一看，不由得高叫了一聲：

“是你？夏連鳳！”



“这以后，咱们冀东的局面会不同的！”

“是我，老节！”

夏連鳳那兩只一眨一眨的眼睛里閃着頑皮、机靈的光芒。他披一件棉長袍，用手拂了拂額上的頭髮，帶着笑走了上來說：

“我在那兒練武，看見你跟那個大個兒走來，我就跟上你了。你不練練武嗎？這大個兒是誰？怎麼過去沒見到過他？”

趙各庄的礦工，練武的很多，在這群人里，節振國的武功最出色。他徒手同人打架，七八十個人近不了他的身；縱身跳起來，丈把高的牆一攀就上。練武的人，沒有誰不把節振國當做英雄好漢的。夏連鳳也在井下干活，跟節振國是拜把子兄弟，節振國這時看到他，心里挺高興，簡單地答了一句：

“一個新認識的朋友。”接着，就招呼夏連鳳：“連鳳，咱們坐着談談。”

夜空的月色冰涼，薄霧像輕紗似地籠罩在莊外，樹影稀疏地映蓋在地上。遠處輕輕傳來狗叫的聲音。在一棵干枯的大槐樹下，他們找了兩塊石头坐下。夏連鳳抽着煙卷，灰色的煙從夏連鳳的嘴里一股一股地吐出來，散開去。

“連鳳，咱們不能不罢工了！你把你們道行里的情形和你聽到的都好好說一下。”節振國十分莊重嚴肅地說。

“咱們那兒的井下牌子房昨天砸了，今天礦司又派人修了起來，大伙兒可氣憤着呢！”夏連鳳激動地回答。接着，他擠擠眼睛，鼓動地說，“老節，你快領導大伙兒罷工吧！要是

罢工，这次帮咱们的人可多着呢！”

“怎么？”节振国朝他望了一眼，似乎是說，“你听到了什么沒有？”

“为了牌子房的事，包工大櫃們也在怒气冲天，楊增他們这几个大包工向工人拍胸脯，說要是为这罢工，在罢工期間，‘鍋伙’里照旧讓工人住，讓工人吃。”夏連鳳得意地舐了一下嘴唇，然后繼續講了下去，“还有，不知你听講了沒有？駐在古冶的日本宪兵队里的便衣跟咱们矿上运煤去的工人說，要是咱们罢工，日本人不但不干涉，还会支持咱们。”

节振国耳朵里像給什么东西螫了一下，睜大了眼朝夏連鳳看了一看，斬釘截鐵地插了一句：

“日本鬼子是咱们的仇人，絕不会安着好心，咱们要利用他們，可不能指望他們！”

“那当然！”夏連鳳抛掉了烟头，眨了眨眼睛，又重新点上一枝烟，突然把話岔了开去，“‘勞資接洽处’的刘青山，这两天鬧得可凶。他在工人俱乐部里对大伙說：‘我跟大伙始終一条心。無論起早貪黑，風里雪里，只要对咱们兄弟哥兒們有好处，要我去干，我二話沒說的。’有些人已經要选他做代表了。”

“还有什么？”节振国知道夏連鳳消息灵通。

夏連鳳低着头想了想：“就这些。”但忍不住又問，“老节，刚才你送他走的那个高个子是誰？”

往日，节振国有事常同夏連鳳商量，今晚也沒有例外。自从跟周文彬談过話以后，他觉得心里更亮了。他决定參

加籌組罢工委員會，要夏連鳳也幫着發動各道行里的工人罷工。所以他把周文彬講的話扼要地告訴了夏連鳳。不過，他怕暴露胡志發，所以他把周文彬說成是自己新結交的朋友，沒有提起胡志發。

听了节振国的話，起初，夏連鳳眨巴着眼，沒有作聲，但是最后却一拍大腿，激昂地說：

“老节，干吧！只要你領導，我就跟着你干到底！”

五矿大罢工

三月十七日，赵各庄矿的矿工在胡志发、节振国等二十一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节振国还担任了纠查队的大队长，负责保障罢工秩序和赵各庄全矿的安全。接着，林西、马家溝、唐家庄、唐山四个矿也都卷入了罢工的行列，形成了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

罢工斗争坚持着，英国资本家施用了种种阴谋诡计，企图破坏工人的罢工。罢工是赵各庄矿领头干起来的，所以英国资本家对付赵各庄工人的手段也最狠毒。英国资本家的走狗——赵各庄矿的矿司陈甲珊，最初是采取血腥屠杀的政策，想一下把罢工镇压下来。^{*}没想到起来了的工人是吓不倒的，这样只有越发放起工人的愤怒，越发放成工人的团结。于是陈甲珊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想动摇工人罢工的决心。他收买了一些工贼狗腿子，在一天早上把停顿了好久的马机又开动起来，吊罐不断地上下，送风器也开得震天价响，仿佛在向工人示威，在向工人引诱：

“看！我们已经开工恢复生产了！你们的罢工失败了！”

* 赵各庄工人在三月十七日罢工后，三月二十日矿方曾命令矿警开枪弹压，工人被打死五人，受伤的很多。